

长篇历史小说

王占君 著

后周 周 大帝



华夏出版社

石周大帝

王占君 題圖

王占君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周大帝/王占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

ISBN 7-5080-2411-7

I. 后… II. 王…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74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0 印张 242 千字 2 插页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开 篇 辞

煌煌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自秦汉至隋唐，无不演绎出不朽的历史篇章。公元九〇七年，中原地区最大的藩镇割据势力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建立后梁。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北部相继出现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的朝代，世事政局如万花筒般变幻。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加之中国南方同时期先后建立的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前蜀，还有个在河东地区（今山西）自立为国的北汉，总称为十国。因之，史称这一时期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如同悠悠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一闪即逝，故而这段历史极易为国人所忽略。然而它毕竟是中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如同不能将中国历史割裂和腰斩一样，它同样也在中华的史册上闪耀着光辉。这一特殊纷乱的历史时期，越发孕育出一批杰出的英雄，祸世的枭雄，忠孝节义与寡廉鲜耻进行着浴血的较量，善恶与美丑碰撞出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乐章。本书的主人公郭威，即后周的开国皇帝太祖，就是一位出身寒微，通过几

十年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走上了人世权力的顶端。他作为皇帝，在历史上和人们心目中，不能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但作为一位开国君主，他的勇敢，他的刻苦，他的节俭，他的开明，他的胸怀……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统治者。今天的读者，通过这部作品除了解这段历史之外，仍可从郭威身上领悟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笔者深信，如果郭威不是英年早逝，那么他一定还会大有作为。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笔者也同样深信，当读者看过这部历史小说后，会深深感叹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民族。

目 录

第 一 章	手刃朱屠	(1)
第 二 章	由爱及恨	(17)
第 三 章	村店奇缘	(33)
第 四 章	致命三劫	(49)
第 五 章	只身救主	(65)
第 六 章	血溅官帷	(81)
第 七 章	智取双城	(98)
第 八 章	后晋覆亡	(114)
第 九 章	后汉代立	(130)
第 十 章	兵围河中	(147)

第十一章	汴京喋血	(164)
第十二章	邺都举义	(180)
第十三章	滑州誓师	(196)
第十四章	入主京都	(212)
第十五章	澶州兵变	(228)
第十六章	兵伐河东	(244)
第十七章	后宫绯闻	(261)
第十八章	兗州苦战	(277)
第十九章	深宫遗恨	(293)

第一章

手刃朱屠

公元九二二年的春季，要比往年热得早。潞州田野里的冬小麦，已显露出成熟的微黄。由于干旱缺苗，麦田稀疏而又低矮。阡陌长达百日未经雨水的滋润，轻风吹过即扬起缕缕烟尘。小道尽头处一道滚滚尘沙腾起，依稀可见有个身躯魁伟的青年人在大步流星地赶路。破旧的布衫已是补缀了多处，两条裤腿吊挂成飘零的布片。脸上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化为泥道，蓬乱的头发状如擗毡一般。只有那两只眼睛清澈得像两汪深潭，透出机灵和狡慧。手中那条不停摆动的齐眉长的木棒，使这衣装褴褛的青年，流溢出几分英武气。他叫郭威，刚满十八岁，是个父母早逝到处流浪的孤儿。他是获悉潞州节度使李嗣昭招兵，特地赶来投军的。今日是报名的最后期限，所以他不顾饥渴和疲劳，一溜小跑般赶路，要在中午前到达潞州城。

“救命啊！救命啊！”随风飘来一阵紧似一阵凄厉的呼救声，如同裂帛一般在空旷的田野中回荡。

郭威不禁止住脚步，寻觅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双眼落在一处黄土围墙的宅院，距离路边约有二十丈远近。天生的就爱管闲事的性情，使他毫不迟疑地向呼救方向飞奔过去。

这是一处典型的农家院落，三间正房，两间东厢屋，西侧是

长长一排猪舍。大概是人的呼叫声使圈中猪受到了惊吓，几十头母猪公猪仔猪，全都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并且在圈中乱撞乱跳狂闹不止。

正房西间是卧室，土炕一角蜷缩着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原本就白晰的面庞，而今惊悸得越发惨白。他的衣裤已被剥下，雪团似的身体完全裸露。泪珠儿挂在两腮，粉玉般的一双手臂不停地遮拦着借以自卫，口中除尖叫救命外，还连声告饶：“朱大爷，不要啊不要！你饶了我吧。”

对面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爬上炕来，他已是累得气喘吁吁。赤裸的上身，显露出满身肥膘，胸前密匝匝一溜护身毛。再看长相更是满脸横肉，核桃眼射出狠毒的凶光。他口中喷着浓浓的酒气，急于要将少年按在身下：“雪郎，朱大爷是不会亏待你的。”

郭威带着一股风跃到房中，声音随人而至：“谁喊救命，郭威来也！”面对眼前的情景，他竟然怔住了。因为他看见那一丝不挂的呼救者，分明是个男子。不由得发出疑问：“你们这是做甚？”

说来这确实为常人所难以理喻，这是人世间少有的性变态心理在作怪。这个意欲与雪郎强行苟合的汉子人称朱屠，是个以杀猪卖肉为生的屠户。他在潞州城也算得是棵高草，手下雇有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伙计，肉铺有十几间门面，平素里依仗他亡命徒的狠毒，没少干欺男霸女的勾当。这个朱屠将潞州的烟花女子几乎全都染指殆尽，又将主意打在了少年雪郎身上。雪家是以养猪谋生的小康门户，出栏的猪全由朱屠收购，近年来断不了常打交道。朱屠见过雪郎几次，早已垂涎在心。近日获悉雪家老夫妻双双患病身亡，他感到有机可乘，便以收猪为名来此，要了却他对男色的企盼。

朱屠本有些拳脚功夫，根本未将郭威放在眼中：“哪来的讨饭乞丐，也敢来管爷的闲事，痛快滚走，免得找不自在。”

雪郎却是犹如落水之人抓到了木板：“好汉救命。”

“他是要杀你不成？”

“不，”雪郎说不出口，“他，他……”

朱屠回过身，对郭威举起双拳怒目相向：“你小子是肉皮发痒欠打了，让爷来教训教训你。”他的右拳便狠狠砸下。

郭威手中的木棒可不是吃素的，回手一棒架来：“看棍！”

朱屠怎肯以肉拳与木棒相撞，他收拳下面却出其不意踢出一腿。这是有名的扫堂腿，如若扫中，对方双腿便难免齐刷刷断裂。

郭威虽说年幼，却已是久走江湖，类似这样的交手可说是身经百战。他早有防备，一个旱地拔葱跃起，化解了对手的毒招。

二人由此展开了一场恶斗，从屋内打到室外，从院里搏到田间。一百多个回合之后，朱屠终因赤手不敌郭威落荒而逃。

郭威也未穷追，而是发出警告：“姓朱的，以后再若胡作非为，被俺撞见，这条木棒是容不得你的！”

“臭要饭的，你等着，朱爷有找你算账的时候。”朱屠边说边跑，转瞬在旷野里没了踪影。

犹自胆战心惊的雪郎，已着好衣装，来到近前，深深一躬：“多谢壮士相救，请到舍下酒肉款待。”

“不必了，咱还要赶路。”郭威就要扬长而去。

雪郎迎住去路：“壮士千万留步，如不肯赏脸留餐，请容小可取些银两，以为盘缠。”

郭威淡淡一笑：“郭某浪迹天下，多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从不接受馈赠的，你不要再纠缠，俺是断不会收受的。”

雪郎屈身跪倒在地：“好汉救命。”

郭威愕然：“那歹徒已被我打走，为何还言救命。”

“好汉不知，那朱屠心狠手辣，吃了大亏，决不会善罢甘休，定会纠集手下回来报复。”雪郎道出本意，“请好汉屈尊在寒舍小

住几日，若朱屠再来，小的也好有个依靠。”

“这断断不可。”郭威告知，“俺要去潞州投军，下午便是最后期限，不能错过，是非走不可。”

雪郎长叹一声：“是我命苦，看来只有一死。”

郭威有些反感地斥责道：“干嘛要死，你先躲一躲么。”

“咳！”雪郎显出无奈，“好汉有所不知，这潞州地界，他就像阴魂一样无处不在，我是无处可藏的。正像俗话所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带着你去投军吧？”

岂料此话正中雪郎下怀：“在下正有此意，愿与好汉八拜结交，共同投军，以便长相聚首。”

“什么，你和我结拜！”郭威撇了撇嘴，他对这个女人味的男人，确有几分反感，“就你这油头粉面的，你能投军打仗吗？你的家不要了，圈里还有那么多肥猪，别开玩笑。”

“我的家？家还有何用，注定要被朱屠霸占啊。”雪郎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郭威抛开他径自大步离去。

“好汉！好汉！”雪郎在后追赶。

郭威见状遂飞跑起来，大约跑出几里路光景，总算将雪郎远远抛开，郭威正想放慢脚步，前面传来一阵阵喊杀声，他不由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要看个明白。

前边是一片河滩，由于干旱已是滴水皆无，裸露的河床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尸体，有的还在汨汨流着鲜血，显然是刚刚战死。眼下的河滩战场仅剩四个人在打斗，可以很容易地辨出一方已是孤身一人，另一方则是三人围攻。人的同情心一般都倾向弱者，郭威此刻自然而然也对那被围攻的孤身者暗暗担心。

那孤身一人者年约三十开外，手中双剑舞得如电闪相似，两个银色的光环在他身前滚动。三名围攻者俱都使刀，步步进逼，

着着凶狠,明显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孤身人的脚步已显零乱,意欲突围却走不出三个敌人的包围。双剑舞动的光团旋转到哪里,三把刀都紧紧咬住不放紧跟过去。渐渐,孤身者被逼到了杨树附近,脚下越发步履踉跄,手中剑也舞动不快,眼见得难以招架。围攻的三人招式又加快了节奏,内中的为首者发出了狂笑:“哈哈!李继韬,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是难逃一死了!”

舞剑的李继韬,吁吁带喘:“李守贞,你恩将仇报赶尽杀绝,苍天有眼,你绝没有好下场。”

李守贞发出得意的冷笑:“李继韬,你而今说什么也无用了,和你那死鬼父亲黄泉路上相会去吧。”

这话使李继韬越发义愤填膺,他们父子一行百余人,应后梁国主之邀去赴会,谁料消息走露,被后唐国主派李守贞的伏兵截杀。双方苦战半日,李继韬之父李嗣昭阵亡,李继韬带亲信杀出重围逃回潞州。可是李守贞穷追不舍,在此赶上他们,经一场激战,他的手下俱皆身死,而李守贞也仅剩两名帮手。但毕竟还是三对一,李继韬情知是性命难保了。

李守贞堪堪得手,更加快了招式:“李继韬,你今日之祸,乃咎由自取。我家国主再三请你父子与我后唐结盟,而你们鬼迷心窍,偏向那后梁称臣,说来是你们自取灭亡。”

李继韬已是气力快要耗尽,双剑舞动慢下来,稍一不慎,左手剑被李守贞的刀磕飞,更加不知所措,掉头就逃。一不留神,脚下绊在树根上,结结实实摔了个前趴。

李守贞不失时机,挺手中刀向李继韬后背便刺:“我给你来个透心凉!”

郭威纵身一跃过去,用齐眉棍格开了钢刀:“休要坏他性命。”

李守贞上下打量几眼:“你是什么人,竟敢管这个闲事。”

“有道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郭威用手一指,“你们三个打

一个，未免太不仗义了。”

李守贞已是有些恼怒：“你若是与他无亲无故，就痛快滚开，也免得沾你一身鲜血。”

“我奉劝你们得放手时须放手，不要赶尽杀绝。”郭威将棍在地上顿了几顿，“我这齐眉棍打遍天下专管不平事。”

李守贞经多见广，哪将这个年轻的讨饭花子一般的后生放在眼里：“我看你分明是活够了。”摆刀刺将过去。

郭威闪身躲过：“怎么，冲我来，那就不客气了。”说着，横扫一棍。

李继韬早已趁势爬起，与李守贞的两个帮手一样，在一旁观战。

郭威这条棍使起来，李守贞可就傻眼了。他怎知郭威在十六岁时曾遇隐士传授棍法，这是有名的混天棍，使将起来犹如风车一般，只见棍影不见人形。只听呼呼风声，不知棍落何处。李守贞感到不敌，急呼两个帮手：“你们犯傻呀，还客气什么，上啊！”

两个帮手挥刀助战，李继韬自然不能再做壁上观了，他捡起失了的宝剑，舞动双剑也参加了战斗。这一来，就形成了二对三的局面。郭威身手快如旋风，冷不防一棍扫中李守贞帮手的头部，那个帮手登时脑浆迸裂，半个头没了踪影。李守贞另一个帮手愣神的功夫，郭威回手一棒，又将他当胸一棍，这个帮手声也没吭一声便气绝身亡。李守贞见郭威武艺这般了得，且又只剩自己一人，情知不是对手，拔腿如飞而逃。

气力已是耗尽的李继韬，对着郭威喊道：“小英雄，快去追那罪魁祸首李守贞，一定要将他击毙杖下。”

郭威看看躺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算了，我已经打死了两个，就给那李守贞留条活路吧。”

眼见得李守贞越跑越远，李继韬连声叹息：“太便宜了他，说

不定日后是个大祸害呀。”

“日后之事，不去管它。”郭威拱手一礼，“豪杰多保重，在下告辞了。”

“莫急。”李继韬当面迎住，“小英雄救我性命，理当重谢，还请告之尊姓大名。”

“举手之劳，何必言谢，后会有期。”郭威说着还要离开。

李继韬哪里肯放：“小英雄，李某定要重谢。”

郭威透出不耐烦来：“你这人好没道理，谢人岂能相强。而且我要赶路，若晚便错过了投军日期。”

“投军，你去哪里投军？”

“去往潞州城，节度使衙门正在招募兵马。”

李继韬一听不觉开怀大笑起来：“你算是投正了地方，有我做主，就算收下你了。”

“你?!”郭威上下打量几眼，“你是节度使衙门的人？”

“实不相瞒，我便是潞州节度使之子李继韬，而且正是招募新兵的总考官。”

“当真!”郭威掩不住惊喜。

“岂有冒充之理。”

郭威倒身便拜：“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李将军，真是罪过。”

“快快请起。”李继韬问了姓名，将郭威扶起，“郭壮士救我性命，有恩于李某，容当后报。适才得睹壮士武艺高强，若不嫌弃，就在我身边做一牙将如何？”

郭威很清楚，牙兵即是贴身护卫，而牙将更是牙兵的统领，地位待遇极高，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他未免有些惶恐：“小人不才，只怕是难当如此重任。”

“一切有我做主，你只管做来就是。”李继韬已是深深喜欢上了这个不期而遇的郭威。

郭威自是喜不自禁，即随李继韬返回潞州城。由于其父已

遇害身亡，李继韬就继任为潞州节度使，仍与后梁国结盟。

郭威从一个讨饭花子般的流浪汉，一步登天做了节度使的牙将，可说是春风得意。为了护卫方便，他就住在了节度使衙门的偏院。这一日他到大门当值，正赶上牙兵与人吵架。

郭威走过去问：“这是节度使衙门，何人如此大胆，敢在这里撒野？”

牙兵转过身来报告：“郭将军，这个年轻人自称是节度使大人亲属，硬是要往里闯。”

郭威近前问道：“你与李大人沾亲？”

“正是。”门前的人年约二十岁左右，文质彬彬，手掐一册线装书，像是个读书人。

“请问尊姓大名，李大人又是你的什么人？”郭威发问。

“在下李琼，李继韬是学生的堂兄。”

“原来是李公子，失敬了。”郭威与之见礼。

牙兵不满地说：“你早些报出身份，何必闹得争吵。”

李琼用手中的书本指点一下牙兵：“你呀，特已的势利了。”

郭威通报后，李继韬倒是承认这门亲戚，但也说不上热情，不过也还说得过去，留在府中，供给衣食，单辟了客房与之读书。自此，郭威与李琼接触日多，二人也颇谈得来，郭威闲暇时便到李琼房中坐坐。

这日晚上夜色已深，郭威当值路过李琼窗前，见室内依然灯光明亮，隔窗可见李琼仍在秉烛观书。敬仰之意油然而生，禁不住推门而入。

李琼立迎：“郭将军还未歇息？”

“你不是也在用功吗。”郭威走近桌前，见一册书打开在案，信手翻过书皮，《阡外春秋》四字赫然在目。

“这是一部兵书。”李琼告知，“它教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书也。”

“你本文弱书生，苦读兵书，意欲何为呢？”

“而今天下战乱绵延，科举文章与国无益，学成兵法，或可治国平天下。”李琼道出了他的志向。

郭威仿佛不相识般仔细端详李琼许久，见李琼眉宇间透出一种英豪之气，文弱身躯似乎蕴含着无穷力量。紧紧握住李琼双手，从内心里迸发出铿锵有力的一句话：“李兄教我！”

李琼通过这一时期接触，虽说郭威没念过几年书功底不深，但为人聪慧悟性极高，倒是很愿意教他：“不必客气，你我共同学习便是。”

“倘蒙不弃，愿与李兄结为金兰之好。”郭威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李琼不免说出了埋在心中已久的话：“实不相瞒，我曾戏读过《麻衣神相》，你相貌不俗，决非久居人下之人，与我这穷书生结拜，日后会后悔的。”

“李兄说哪里话来，能与你结义即觉高攀，日后穷通皆是命里注定，而今在节度使衙门当差，已是求之不得了。”

“好，依你便了。”李琼应承下来。

二人携手出房，但见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庭院犹如溶浸在水银中，罩上一层如诗如画的轻纱。二人撮土插草为香，面对明月跪倒。

郭威取出匕首，刺臂滴血于土堆之上：“明月为证，清风可听，我与李琼，自愿结为异姓兄弟，情同骨肉，有苦同当，有福同享，如违誓言，星月可鉴，天地不容。”

李琼接过短刀，也将手臂刺破，滴下血来：“我与郭威，孰知是龙是蛇，异日富贵，互勿相忘，苟逾此言，神降之罚。”

三拜后起身，自此以兄弟相称相待。郭威只要得闲，便来李琼处读书，凡有不懂之处，即不耻动问。而李琼且也尽心相告，耐心讲解。只几月时间，郭威知识便大有长进。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不觉已是佳节中秋。郭威领了饷银，便约了李琼同出去吃酒。二人相携而出，显得亲密无间。

李琼感到郭威袖中有物，便问：“贤弟何物珍贵如此，便上街也袖出，怕是传家之宝吧。”

“兄长请看。”郭威取出，却是一册书。

李琼大为感慨：“贤弟好学若此，只恐一二载后，为兄亦望尘莫及了。”

“兄长哪里话来，小弟点滴学识，永远不能望兄之项背。”

二人边说边行，信步来至东关街。这里店铺林立，是潞州有名的商业区。他二人一向不曾涉足，今日决意要尽兴畅饮。望见那金碧辉煌的饮仙楼，郭威以手相让：“兄长，今日你我也风光一番，登楼去也。”

“贤弟，这里用餐，你可要多破费了。”李琼也有兴致，没有拒绝。

二人到了酒楼门前，店伙已是迎接出来：“二位，里边请，本店山珍海味毕集，名酒佳肴俱全，管保客官满意。”

郭威让李琼先行，自己随后正要迈步进门之际，身后传来呼唤声：“郭大哥。”他不由得回头观望，发现对门是一家肉铺。一排十几间门面，好是气派。生意也颇兴隆，买肉的顾客出出入入。看了片刻，不见唤他的熟人，遂转过身欲再度进入饮仙楼。

“郭大哥。”呼唤声再度响起。

郭威循声再望，始见是肉铺内有一少妇在向他招手。心中好不纳闷，自己何曾与这青年女子相识。

“郭大哥！”那女子抬高了音调，看样子甚为急切，已将上半个身子探出了窗户。

李琼不解地看着郭威说：“贤弟，不进楼了？”

郭威没有理会李琼的话，他是生来爱管闲事之人，心想，既然这样三番两次呼唤必有要事，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得过去看